

XINSHIQI BIJIAO WENXUE DE
KENTUO YU JIANGOU

新时期比较文学的

垦拓与建构

刘献彪 吴家荣 王福和 / 主编

安徽大学出版社



I206.7/206

2007

首部关于中国比较文学教材的研究专著

新时期比较文学的垦拓与建构

刘献彪 吴家荣 王福和 主编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比较文学的垦拓与建构/刘献彪等主编.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7-81110-321-2

I. 新... II. 刘... III. 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6202 号

新时期比较文学的垦拓与建构

刘献彪等 主编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联系电话 总编室 0551-5108241
发行部 0551-5107784
电子信箱 ahdxcchps@mail.hf.ah.cn
责任编辑 南 宙
封面设计 孟献辉

印 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78 千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10-321-2

定价 29.6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主 编 刘献彪 吴家荣 王福和

执行主编 尹建民

副 主 编 陆万胜 蒋 芳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福和 尹建民 刘献彪 任洪国

孙文龙 李红梅 吴家荣 张 勇

赵世欣 陆万胜 蒋 芳 熊晓霜

目 录

[1] 导言 中国比较文学历史的垦拓与建构

——与历史对话、与读者沟通

[1] 一、引论：启迪与深思

[5] 二、中国比较文学的垦拓与建构：教学为开路先锋

[22] 三、比较文学的复兴与繁荣：教学为基本保证

[29] 四、比较文学传统与资源的继承、开发、传播、共享：教学为主要桥梁和通道

[42] 第一章 乐黛云及其《比较文学简明教程》

[42] 一、乐黛云生平与教学研究活动

[47] 二、《比较文学简明教程》研究

[57] 第二章 陈惇、刘象愚及其《比较文学概论》

[58] 一、陈惇、刘象愚生平与教学研究活动

[63] 二、《比较文学概论》研究

[72] 第三章 卢康华、孙景尧及其《比较文学导论》

[72] 一、卢康华、孙景尧生平与教学研究活动

[77] 二、《比较文学导论》研究

[89] 第四章 饶芃子及其《中西戏剧比较教程》

[89] 一、饶芃子生平与教学研究活动

- [94] 二、《中西戏剧比较教程》研究

[104] 第五章 曹顺庆及其《比较文学教程》

- [104] 一、曹顺庆生平与教学研究活动

- [108] 二、《比较文学教程》研究

[120] 第六章 谢天振及其《译介学》

- [120] 一、谢天振生平与教学研究活动

- [124] 二、《译介学》研究

[137] 第七章 张铁夫及其《新编比较文学教程》

- [137] 一、张铁夫生平与教学研究活动

- [143] 二、《新编比较文学教程》研究

[155] 第八章 孟昭毅及其《比较文学通论》

- [155] 一、孟昭毅生平与教学研究活动

- [161] 二、《比较文学通论》研究

[170] 第九章 方汉文及其《比较文学高等原理》

- [171] 一、方汉文生平与教学研究活动

- [178] 二、《比较文学高等原理》研究

[189] 第十章 杨乃乔及其《比较文学概论》

- [189] 一、杨乃乔生平与教学研究活动

- [194] 二、《比较文学概论》研究

[203] 第十一章 王向远及其《比较文学学科新论》

- [203] 一、王向远生平与教学研究活动

- [210] 二、《比较文学学科新论》研究

- [219] 第十二章 王福和及其《比较文学读本》
- [219] 一、王福和生平与教学研究活动
- [226] 二、《比较文学读本》研究
- [237] 第十三章 吴家荣及其《比较文学新编》
- [237] 一、吴家荣生平与教学研究活动
- [243] 二、《比较文学新编》研究
- [249] 第十四章 刘献彪、刘介民及其《比较文学教程》
- [249] 一、刘献彪、刘介民生平与教学研究活动
- [255] 二、《比较文学教程》研究
- [264] 附 录 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教材书目(1978—2006)
- [268] 后 记

导 言

中国比较文学历史的垦拓与建构

——与历史对话、与读者沟通

一、引论：启迪与深思

中国比较文学，是一门很有个性和特点的学问。也是一门争议较多、不同凡响的学问。如果说，它是一门既年老又年轻、既传统又现代、既基础又前沿、既平常又独特的学科，也许并不为过。面对这样一门独具个性、丰富性、复杂性的独立学科，百余年来，它的命运、遭遇、变化、兴衰、影响以及人们对它的看法、评价、议论、褒贬等等，可谓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至今仍在争议与挑战中变化与发展。已故首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著名比较文学元老杨周翰先生（1915—1989）和现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杰出的比较文学带头人乐黛云先生（1931— ），他们先后语重心长说的一番话，给人启迪，令人深思。杨周翰说：“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百余年来，经历了坎坷不平的道路。在今天也还有人对它非难、攻击、讽刺。好一

些的就容忍,而大多数则不理解,社会上不理解,大学里也不尽理解。……我们今天对比较文学的认识一方面不普及,另一方面也不深入。”^①乐黛云说:“中国比较文学的崛起与繁荣并不是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直接延伸,它虽然受到了世界比较文学的重大影响,却有自己发生、发展的独特过程。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比较文学先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观念和方法,后是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自己较为深刻的、独特的足迹。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发生、发展和繁荣,并不是基于一种新的研究对象的出现或新的研究领域的发掘——像甲骨文的发现促生了甲骨学的产生那样——而是基于中国文学研究观念变革和方法更新的内在需要。这一点决定了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特点。学术史的研究表明,中国比较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也不是舶来之物,它是立足于本土文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在全球交往的语境下产生的崭新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现象。”^②

杨周翰先生的这番话,是在1986年,即中国比较文学进入全面复兴,当年他正肩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时,在百忙中,抽暇翻译美国比较文学界耆宿、著名比较文学家雷马克的论文所写的“译者按”中说的。杨先生翻译此文,无疑是“有感而发”,可谓借题发挥。他告诫人们:百年中国比较文学的历史和途路是历经坎坷、曲折不平的艰辛之路。在百年历史发展的过程和艰辛的途路中,曾遭受种种非难、攻击、讽刺、讥笑。人们对比较文学不理解。因此,关键在于提高人们对比较文学的认识、理解和包容。对社会应该如此,对大学也应该如此。既要重视比较文学的提高深入,又要重视比较文学的普及和传播……

乐黛云这番话,是2006年即中国比较文学进入繁荣创新,全国比较文学学人欢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20周年,乐黛云继续连任第八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之后,在她与王向远教授合作出版的《比较文学研究》中说的。乐先生在这个时候,在这本“老少两代,全心身投入”,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之大成的著作中,开宗明义,说这样一番话,也可以说和杨先生一样,是

^① 引自杨周翰为翻译[美]雷马克《比较文学在大学里的处境》所写的译者按语,见刘献彪主编《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通讯》1996年第1期。

^② 乐黛云、王向远:《比较文学研究》,第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有感而发”。她告诉人们：百年中国比较文学的崛起与繁荣，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垦拓与建构了“崭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现象”的比较文学，在 20 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较为深刻的、独特的足迹。从根本上说，百年中国比较文学的历程，其发生、发展与繁荣，不是基于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变化，而是基于中国文学研究思想观念和方法的变革与更新。

那么，杨、乐两会长为何要这样来提醒读者？我们在这里为什么要引用、介绍、传播并与大家沟通讨论？其原因大致如下：

一是因为：虽说中国比较文学走过了百年历程，跨越了 19、20、21 三个世纪，称得起是“百岁老翁”。且历尽艰辛，经久不衰，时至今日，越来越兴旺。这样一门又老又年轻的学问，在社会上和学人圈中，理应为人们所熟悉和重视。然而，在社会上和学人圈中，不仅过去对它感到陌生、疏远，不为人重视等等，就是现在对它认识仍还不够，理解仍很肤浅。每提到比较文学时，往往顾名思义，首先觉得它不过是“比较、比较”而已。但“比较”又不是它的专利，因为别的学问也都“比较”。中国文学研究用“比较”；外国文学研究也用“比较”。因此，对它成为独立学科的身份持怀疑、保留甚至不承认的态度，认为它独立不了，站不住脚……在社会和大学里持这种想法和看法的仍大有人在。

二是因为：虽说百余年的比较文学，既有自己的垦拓与建构、创新与繁荣，又积累了自己独特的、丰富的比较文学、文化的学理、价值、资源、人文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是一门自成体系，学养深厚，营养丰富，百年学龄，具有前沿性的学科。而且已被国际、国内学界公认为是一门“世界显学”。这样一门学科，理应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视；理应为“一级学科”。然而不但过去不受重视，遭人误解乃至非难、攻击和讽刺；就是今天仍有人喃喃咕咕，评头论足。特别是如今大学里和比较文学圈内，产生了一种新的令人奇怪的误解：认为比较文学为一门几乎不需要学习就可以无师自通的学问。甚至一些比较文学科班出身的学人，也认为只要具备相应的语言（主要指外语）工具和一定的中外文学和文化修养，只要研究对象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语言、文化和学科的文学现象比较，不管基于何种价值立场和主体局限，似乎都可以视作比较文学。

三是因为：虽说今天比较文学已受到教育部的重视，把它和外国文学合并到一块，名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定为“二级学科”，并规定为大学文

科的必修课,而且还设有硕士点、博士点,还创建了比较文学系、比较文学研究所或比较文学研究中心等等。的确可以说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值得国人骄傲和高兴。但是,如果大家想一想全国和各省、市社科界的领导与社科学人,想一想全国各大学特别是地区性大学的领导和教授、老师们,在他们的观念里,比较文学是什么分量?是重视还是不重视?仅以社会科学研究的权威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例,直到2000年9月11日,“比较文学研究中心”才宣告成立。各省市的社科院至今没有比较文学的位置者,不胜枚举。若以各省、市的大学而论,比较文学在教学、科研中的地位,如果和其他学科比较,也遭到另眼相视。为什么它在社科研究权威机构中姗姗来迟?为什么它在大学里尤其是地方大学遭到另眼相视?这说明什么问题?不是一清二楚吗!

四是因为:虽说百年比较文学,涉及学者、教授、专家众多,堪称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人才济济,从梁启超、王国维、林纾、鲁迅、吴宓、胡适、周作人、茅盾、郑振铎、许地山、陈寅恪、梁实秋、朱光潜、朱自清、陈铨到梁宗岱、范存忠、宗白华、方重、李广田、钱钟书、季羨林、戈宝权、李健吾、黄药眠、王瑶、唐弢、杨周翰、杨宪益、李赋宁、贾植芳、朱维之、王佐良、赵瑞蕻、周珏良、孙昌熙到乐黛云、林秀清、廖鸿钧、彭定安、倪蕊琴、陈惇、饶芃子、孙景尧、卢康华、徐京安、严绍璿、刘献彪、庾修宏、钱中文、谢天振、曹顺庆、陈守成、刘象愚、孟华、张铁夫、钱林森、王宁、杨慧林、杨武能、赵毅衡、张隆溪、周发祥、刘介民、孟庆枢、孟昭毅、叶舒宪、方汉文、高旭东、徐新建、陈跃红、卫茂平、杨乃乔、王晓平、吴家荣、徐志啸、彭兆荣、王福和、王向远、刘蜀贝、葛桂录等等,数以百计老、中、青三代学人,以自己的学科理想、文化良知、人格精神、学术修养,知难而进、团结奋斗,铺就了中国比较文学独树一帜的发展、繁荣、创新之路。对人类学术事业和世界文化沟通、对话、互识、互补、发展、繁荣,做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然而,令人不无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社会上包括学界在内,对中国几代学人创造的比较文学历史及其丰厚的人文资源和思想精神财富,却未予以高度的重视和广泛的传播,与其他学科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同样是梁启超、王国维、鲁迅、陈寅恪、朱光潜、钱钟书、季羨林、戈宝权等等,对他们在文化学、哲学、美学、语言学、翻译学等方面极为重视,评论甚多,评价甚高;但对他们在比较文学上的业绩和贡献重视很不够,评论很少,评价也不高。更有甚者,中国比较文学复兴之时,直到上个世纪

90年代末,在学界包括大学的教授、专家还有人质疑:比较文学没有自己学科的“权威”、“队伍”、“理论”和“体系”;是“半路出家”,是各门学科拼凑起来的“大拼盘”;更没有自己的理论著作……因此,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很难令人信服。而在一些地区性院校,研究或从事比较文学教学的老师,也被领导和同事视为“不务正业”,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为什么存在这种现象?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正是因为比较文学面前,存在上述种种现象和挑战,杨周翰和乐黛云才不约而同,有感而发,提醒大家:只有提高对比较文学学科思想精神、实质和特点的理解与认识;只有认识和理解了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展与繁荣,并不像其他学科那样基于一种新的研究对象的出现或新的研究领域的发掘,而是基于中国文学研究观念的变革和方法的更新;只有对中国比较文学的认识一方面深入,一方面普及,上述种种问题与矛盾,才能迎刃而解。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们认为当务之急,仍然是进一步提高大家对比较文学的认识与理解;仍然要加强提高与普及两方面的工作。这也正是我们之所以向读者首先介绍、传播杨周翰、乐黛云两位会长这番语重心长的话语,并就新时期比较文学教材的垦拓与构建与读者沟通对话、展开讨论的根本原因。我们认为,通过新时期比较文学教学、教材建设的个案介绍与分析,或许可以窥见中国比较文学历史垦拓与建构的一斑。其中,学人们为中国比较文学事业和具有世界眼光的新型人才培养的理想追求和辛苦耕耘,既是中国比较文学垦拓与建构、创新与繁荣的历史记录,又是给后人留下借鉴、参考和批判的一份独特的资源。

二、中国比较文学的垦拓与建构:教学为开路先锋

1. 百年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历程

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走过了百年历程。百年中国比较文学的历史,就其发展过程而言,经历了发生、成长、沉潜、复兴、创新与繁荣等5个阶段。

中国比较文学发端于20世纪伊始;成长于30—40年代;沉潜于50—60年代;复兴于70—80年代;创新繁荣于跨世纪前后。

2.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百年中国比较文学垦拓与建构的历史,是几代学人,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继往开来、薪火相传,充满艰辛与曲折的历史。在百年艰辛与曲折的路途中,从发端期到繁荣期,几代学人为了中国比较文学的成长与繁荣,经历了各种不同的艰辛,做出了各种不同的努力与选择。正是因为一代又一代学人,不畏艰辛,矢志不移,团结协作,战胜困难,迎接挑战,才构建了中国比较文学辉煌的、独树一帜的历史。

20世纪初,当时的文化革命先驱、学者、教授、作家、翻译家,如梁启超、王国维、林纾、严复、鲁迅等,都积极自觉地引进新文化、新思潮和学术思想,探讨中外文化交流,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梁启超、王国维和鲁迅。

梁启超最早从宏观角度开创比较文学研究。他留给后人的比较文学论著有《翻译文学与佛典》,内容涉及中印文学关系,属于“影响研究”范围。另外还有《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之亲属关系》。从这一方面看,他可以说是中印文学影响研究的开拓者。

王国维是最早运用西方文学、美学理论研究中国文学的第一人;也是中国比较诗学和阐释学的开拓者。他在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方面,不仅对中西重视文学的程度、中西文学作品的价值等方面进行比较,而且,他还用西方美学理论分析中国文学作品。并依据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关于悲剧的理论,指出作为悲剧的《红楼梦》,不仅有美学上的价值,而且有理论上的价值。如果说从沿用外国文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把中国文学研究课题与外国文学参照对比研究是迈出了比较文学研究第一步的话,那么,王国维就是比较文学研究最早的实践者。

鲁迅1907年发表《摩罗诗力说》,开辟了比较文学的新航程。赵瑞蕻教授说,鲁迅不但是我国最早集中地介绍宣传浪漫主义诗歌的人,而且是中国最早的杰出的比较文学家。我国现代比较文学研究,应该说是从青年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开始,1907年,可以说是我国比较文学起步的一年。

《摩罗诗力说》较详尽地论述了拜伦思想及其作品对当时欧洲大陆、欧洲文学,对同时代或后起的许多浪漫主义诗人的影响。此外,鲁迅还对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歌德、果戈理以及爱伦德和阿尔纳作了不同程度的平

行比较,歌颂了他们的伟大精神。总之,《摩罗诗力说》所进行的平行比较和影响比较,无疑为中国比较文学历史的起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前辈学者梁启超、王国维、鲁迅等,他们的言论和行为,对中国比较文学历史的发生、发展、开拓与建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概括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他们言论中萌发的比较观念意识,为比较文学历史开启了比较、开放的视角;奠定了比较视角的转化和新视角出现的基础。

二是他们的言论为比较文学历史发生、发展确立了必要性和可能性的理论。

三是他们的言论中萌发的现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多种研究方法的初级形态为比较文学历史发生、发展提供了借鉴。

四是他们的研究实践和涉及的各个领域也为比较文学教学历史发生、发展开阔了视野。

20世纪20年代前后,正是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蓬勃兴起和发展的年代。教育思想、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当时许多文化革命先驱和教授、作家、学者、翻译家,如鲁迅、胡适、周作人、陈寅恪、吴宓、沈雁冰、郑振铎、许地山、闻一多、冰心、梁实秋、钟敬文、赵景深、耿济之等,先后以小说、戏剧、神话、故事、歌谣的形式,以中印文学、中日文学、中俄文学、中欧文学为话题,在《民心周报》、《小说月报》、《晨报副刊》、《努力周报》、《文学周报》、《文学评论》、《东方杂志》、《新社会》、《民俗》等报刊上发表文章。他们的努力,造就了中国学术史和教学上空前的比较文学新气候,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历史的发展与成长。或许可以这样说,中国比较文学的历史,孕育成长于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学改革开放之中,得益于学界前辈和先贤的垦拓与建构,他们为此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批前辈学者学识渊博、学贯中西,他们当年发表的论著和言论,涵盖中外,参酌古今,谱写了中国比较文学历史的新篇章。

从30年代到40年代,不少学者、教授、翻译家致力于比较文学研究和介绍,如陈铨、梁宗岱、范存忠、戴望舒、付东华、朱光潜、季羨林、钱钟书、方重等等,他们就比较诗学、比较神话以及中英、中法、中德、中印等各国文学关系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论著。同时,还翻译了法国学派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以及洛里哀的《比较文学史》,使比较文学在中国得到发展。

从50年代到60年代,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由于受到苏联日丹诺夫机

械唯物论和极“左”思潮的影响,使之处于沉潜状态。因此,从50年代到60年代,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是缓慢的、曲折的。

历史总是要前进的;文化事业总是要向前发展的。许多前辈学者,为了发展世界文化交流事业,像茅盾、巴金、郑振铎、冯雪峰、戈宝权、钱钟书、范存忠、季羨林、杨周翰等,他们就中俄、中印、中西文学关系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们披荆斩棘,艰苦地默默地播种耕耘。冯雪峰的《鲁迅与果戈理》、曹未风的《莎士比亚在中国》、范存忠的《赵氏孤儿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以及戈宝权研究介绍中俄文学关系的大量论著,填补了沉潜时期的空白。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开始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季羨林、钱钟书、施蛰存、李赋宁、杨周翰、贾植芳、赵瑞蕻、乐黛云等老、中、青三代学人的倡导和带领下,率先开设了比较文学讲座,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会,出版了比较文学论著等等。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就是以比较文学讲座的开设、《管锥编》的出版和比较文学研究团体的组建为主要标志。

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以其理论实践的垦拓与建构,队伍之壮大、团结协作与开拓创新和丰硕的成果、业绩,不仅为推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到第三阶段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后来居上,在国际上形成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大气候。

3. 教学为开路先锋

百年中国比较文学历史的垦拓与构建,教学为开路先锋。老、中、青几代学人带头参与其中。从20世纪到21世纪,百余年来,从王国维、吴宓、陈寅恪、许地山、朱光潜、闻一多、宗白华、方重、梁实秋、梁宗岱、陈铨、李广田、范存忠、李健吾、季羨林、钱钟书、施蛰存、杨周翰、黄药眠、贾植芳、李赋宁、朱维之、王佐良、赵瑞蕻、林秀清到乐黛云、廖鸿钧、陈惇、倪蕊琴、徐京安、饶芃子、陈守成、卢康华、刘献彪、陈挺到孙景尧、谢天振、严绍璿、刘象愚、钱林森、张铁夫、孟华、孟昭毅、孟庆枢、刘介民到曹顺庆、王宁、高旭东、赵毅衡、杨慧林、陈跃红、陈建华、方汉文、杨乃乔、王福和、吴家荣、王向远、葛桂录等等数以百计的学者、教授和老师,在教学与教材建设方面,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垦拓与建构打了先锋,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在这里,拟效法《中国比较文

学年鉴》编排“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简介”的做法,以出生年月为序,以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施蛰存、乐黛云、刘献彪、陈惇、饶芃子、孙景尧、谢天振、方汉文、曹顺庆、王福和、杨乃乔、王向远、葛桂录等等为个案,略加述评,以见百年以来,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不同年龄、不同学校、不同类型的学人、教师,在不同阶段、不同层面,在大陆以教学为先锋的比较文学垦拓中,留下的孜孜不倦、特立独行的身影。不是为了突出某人某事,而是为了说明历史。应当指出,有许多学者、老师值得介评,如季羨林、杨周翰、卢康华、陈守成、张铁夫、尹绍逵、孟华、刘象愚、钱林森、孟昭毅、孟庆枢、王宁、高旭东、陈跃红等等。但限于篇幅,只好割爱。

王国维(1877—1927) 中国教育史和中国比较文学史上在大学提倡开设比较文学课的奠基者。他于1925年受聘于清华研究院担任导师。从1903年开始,以超常规的眼光,在当时的《教育世界》上发表文章,倡导在大学文学系开设比较文学课。同时批评管学大臣张之洞封闭落后的教育思想。他在《人间词话》中写下的古今之成大事业者、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他一跃自沉殉文化的举措,给人类留下了千古咏叹!中国比较文学历史的垦拓与建构就是孕育于这样特立独行的前辈先贤之中。

陈寅恪(1890—1969) 既是中国学术史上一流的学者,也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最早培养研究生的导师和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1926年回国后,受聘清华国学院,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担任清华研究院导师。之后曾在广西大学、香港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成都燕京大学、岭南大学任教授。陈寅恪是一位热心从事比较文学教育的学者、教授。1927年他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开设了“西人之东方目录学”,指导研究生学习。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早以比较文学指导研究生的导师。随后,他又在历史系和中文系开设“中国文学中的印度故事研究”、“佛教翻译文学”等比较文学课程。30年代,他在清华大学培养了中国第一批比较文学学者,季羨林就是他的学生,而且深受其影响。陈寅恪在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中,最早倡导比较研究,并推及历史、语言、佛教、民族、文学等各个领域。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方面,他不仅发表过独特的见解,而且做

出了自己的贡献。乐黛云称他为“渊源与影响研究的奠基者”。季羨林说：“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我在清华四年，读完了西洋文学系所有的必修课，说句不客气的话：我从这些课程中收益不大，给我留下深远影响的课，反而是一门旁听课和一门选修课。前者就是上面谈到寅恪师的‘佛经翻译文学’，后者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也就是美学。”就是这样学贯中西的一流前辈学者、教授，培养了像季羨林等一批一流的比较文学家。这就是比较文学教学带来的结果。

吴宓（1894—1977）中国比较文学历史在教学方面的开路先锋。同时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1921年回国后，先后担任东南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主讲“英国浪漫派诗人”、“欧洲古典文学”、“文学与人生”、“中西诗之比较”等课。以自己的教学实践，揭开了中国比较文学教学历史的篇章。在中国，比较文学进入大学课堂，是从号称“哈佛三杰”的吴宓开始（当年在哈佛研究院，吴宓、陈寅恪、汤用彤被称为“哈佛三杰”）。他可以说是中国比较文学历史教学上的开路先锋。吴宓在教学上，希望通过比较文学教学培养兼通中外文化传统精华的人才，即所谓“博雅之士”。他的主张，得到闻一多、朱自清的支持。吴宓在东南大学等校开设的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等课，强调“人文教育”、“为人之正道”和培养“博雅之士”。在积极引进、介绍、传播西方文化和文学的精华，启发学生面向世界、融化新知、博览古今方面，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季羨林、钱钟书、杨绛、李赋宁、田德望、李健吾等都曾师从吴宓。1993年，季羨林在《吴雨僧先生》一文中说：“作为他的受业弟子，我同其他弟子一样，始终在怀念着他，雨僧先生是一个奇特的人，身上也有不少矛盾。……雨僧先生是一个真正的人。……当年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我听过他的‘英国浪漫诗人’、‘中西诗之比较’等几门课。他讲课认真、严肃，他实际上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值得我们永远纪念。”比较文学历史的开路先锋就是这样的“真正的人”、“奇特的人”。

施蛰存（1905—2003）在中国比较文学复兴酝酿阶段，他率先于1978年带头开设新时期第一个“比较文学”讲座。当年与他同时在华东师范大学开设讲座的还有著名翻译家、比较文学前辈、学者戈宝权先生，他开设的是“俄国文学与中国”讲座。施蛰存讲的题目，就叫“比较文学”。他简要地介绍了比较文学的意义和历史，很受学生欢迎。据倪蕊琴教授回忆说，当时在校外，引起了北京、南京、广州各大学师生的关注和兴趣。同时还促进了华